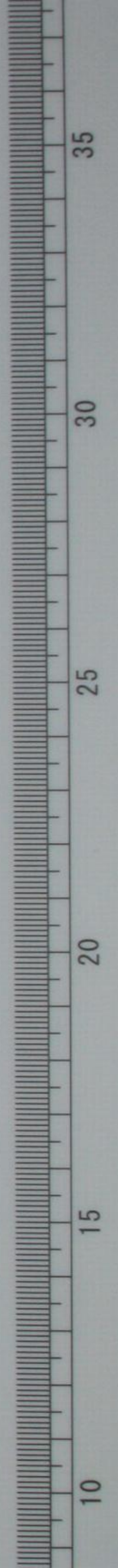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二

413
887
2



門 413
號 887
卷 2

筆記詩集傳卷二

○ 邶 一之三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館氏寄贈



禹貢冀州今北京及山西之域太行山名今在北京界
衡漳水名出今山西界河即黃河衰別今隸山東淇水
百泉二水今皆出河南百泉合淇水入北京界懷州今
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德彰府開封府今仍舊
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
隸北京之大名漢州今東昌府隸山東○朱子曰邶鄘
存其國號者豈其聲之異歟○蘓眉山曰春秋所見百
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太師者獨十

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抑廊
之亡而不能已也○平南譜問二南為正風則然矣自
後南國諸侯政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
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也時衛及吳楚僭跡不承
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汎彼柏舟首章

爾雅云柏栒今案埤雅云柏一名栒雜記所謂暢曰以栒者
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曰用以擣鬱李時
珍曰史記言松柏為百木之長其樹聳直其皮薄其肌膩其
花細鎖其實成棟狀如小鈴霜後四裂中有數子大如棗粒

芬香可愛又曰按亦書精蘊云萬木皆向陽柏獨指西蓋陰
木而有貞德者故字從白者西方也埤雅云柏之指西獨
鍼之指南也欽按茲國古人以柏為榲以榲為柏而誤矣榲
之非柏無可疑者柏與榲則有辨其葉匾而側生者為真柏
本草所謂側柏也其對生者俗名亞的昆其圓而不匾者榲
也俗云伊故名圓柏餘詳衛風竹竿篇○耿父幾小明憂之貌
也輔慶源曰盖人有所憂則其心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
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
然故不能寐也○古義云微之言非盖音近也教說云出
遊也从出从攷盖會意也柳塘云通詩以不得於夫為首

二句是一篇之骨。章句曰：隱憂曰匪茹，曰憂心，曰靜思，皆根此來。其不諒于兄弟，見愠于羣小，皆由不得於夫之故。但詩人意懶而詞婉，若一語少涉怨夫揚己，便非說通云。篇中惟首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愛，而不言所愛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也。○說約云：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矣。又此二句是比，下竟接餘論，却是賦矣。然以此起故，屬比也。鈎按註：堅綴以材言，以此材作舟，亦自字固，其全薄字訓附。○婦孺云：耿耿不寐，有如疾痛之在身。又云：隱憂加一如字，更見悲切，不言非酒能解，而言微哉，無酒何以

遨遊語意了而不了，更添長有味。○列女傳以為衛甯夫人之詩。

我心匪鑿二章

婦孺云：以上二句喚起，下四句不可茹，只不知見棄之故。據非挾兄弟以仇其夫，只是倚賴之意，決不可說壞兄弟，往想非求濟，只是哀痛迫切，必訴于親，庶乎可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總是中情淒楚，無處可說，此苦而已。○茹訓度，從毛傳訓受，義歐義云：我心匪鑿，不能善惡啓納，是以見嫉于在側之群小。鈎按如此看，則與下章匪石匪席同意。

我心匪石三章

棣之訓從毛傳輔慶源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謂從容而不生疎。○卿環云上四句言心之有常下二句言儀之皆善然心與容不平不可轉以心之貞固言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以心之平直言有端正無詭隨意總是反求所以無缺之故非揚己也與上節匪鑒相應。

憂心惟之四章

惟說走徐注云憂思低小也古義云言語辭。○卿環云憂心惟之指不得於夫說愠于羣小由不得于夫來觀閔二句正愠于羣小處觀閔主媒孽中傷上說受侮就媒孽悖逆上說靜思是把這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非對人言也總是自然

自艾之詞非怨夫也。

日居月諸卒章

亦帖云煩寃心煩而屈抑也瞶眊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卿環云靜言句輕不能奮飛只不能脫狀無累意不必入義不可去等語註中恨字可味總是愛之深而為激切之詞非實語也。○朱子曰靜言思之不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然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嚴華谷曰關雎鶉鴝為三百篇綱領風

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起於衽席。覃
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邶嬖云。正風以關雎為首。
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為首。夫婦之變也。閨門為風化之
原。故夫子謹之。

○綠兮衣兮首章二章

邶嬖云。此詩雖言嬖妾易位。全重慶夫婦之變。上當以章內
思字憂字為骨。上二章不過引起下二章。勿平。○說通云。綠
兮二句。言綠以為衣。已自僭矣。况又黃裏黃裳乎。二句凡三
轉。邶嬖云。首章以綠為衣。而見乎外。以黃為裡。而隱于中。喻
賤妾顯而正嫡幽也。次章以綠為衣。而在上。以黃為裳。而在

下。喻賤妾尊而正嫡卑也。二憂字。以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
亂之原。端起于此。莊姜之憂。豈止為一身哉。○舊說鄭箋云。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記文出玉藻。

綠兮絲兮三章卒章

邶嬖云。此二章喻妾之所以尊顯。已之所以幽微。俾無訖。須
委曲以全其道。斯為之善也。若云安于見棄。付命於天。則非
善處矣。獲我心。根無訖。來。謂我意定於如此。而考諸古人。與
我相合。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欲也。只一味自盡。更不管他。淒
然之變。正是景行自勵。虔。欽。按此兩章。只是一意。特分而言
之耳。非有先後淺深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之心之所同然耳。○一說古義云：締結乃來風之物，矜締結以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莫如重裘，止傷莫如自修也。○陳定宇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愛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請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燕：千飛首章二章三章

毛傳：燕，訓都族也。一說古義云：燕，者曹氏云，而燕也。

出詩爾雅云：鴛，周燕也。鴛，孫炎，今人皆以鴛，周名燕也。又名

鴛，一物三名。考說文云：鴛，周燕也。是以周燕訓鴛，其訓為乙者，祇名燕，不名燕也。取類達則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謡：燕

：尾燕，是也。然童謡之所云燕，亦謂趙飛燕姊弟二人

同時入宮，仍是兩燕也。婦嬖云：羞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

也。亦曹氏說頡頏者，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皆以不

忍相離之意為興。按注疏：羞池，頡頏上下，皆以一燕與戴

嬌離去之狀，狀以兩燕千飛，與相別之情，最為有意義。集傳

燕：之解，雖從注疏，而訓羞池為不齊之貌，則蓋亦以兩燕

言頡頏，上下可以類推矣。○下止其音解，毛傳文。孔疏云：音

魚上下，唯飛有上下耳。○戴嬌釋文云：戴，謚也。嬌，陳姓也。完

即衛桓公也。孔疏云：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嬌，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嬌

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禮諸侯不再娶，然傳言又娶者，蓋謂
媵也。○大歸出在傳，文十年羅廬陵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古
義云：郊外曰野，蘓轍云：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
所不能已也。瞻望弗及者，已留而彼去稍，更遠瞻望之不
復能及也。○說文云：泣，無聲之淚也。古義云：初別時，至泣涕
如雨，已別后，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狀以失，此時目
斷行塵，無淚可揮矣，所謂勞我心也。陸化熙云：實字絕有味
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實意
矣。嚴華谷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情，而子弑國
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耳。卿嬖云：涕泣如雨等語，不專

重在後會之難期，須括盡履歷變故意。

仲氏任只，奉事

卿嬖云：末一章備道戴嬖之賢，以見己之所以難為情也。古
義云：任者，在平日嫡妾相與上見，只語已辭也。○卿嬖云：忠
誠無偽，塞也。遠慮深潛，淵也。古義云：終者，始終如一，藏諸中
者，為塞淵。見諸外者，為溫惠。淑慎其身，塞淵和惠，即其實也。
身者，兼內心外貌而言。○說約云：末二句，斷至臨別丁寧言。
○徐光啓曰：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
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古義朱子曰：
古人文字之實，詞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

語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鄧元錫曰。篇中傷離美德。終不存言國禍。處大亂。包周身之防也。古義
○說約云。春秋書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豫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十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弒之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間。見燕托興宣也。州吁之殺也。石碣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使執之。遂殺於濮。即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大義滅親。功在石子乎。○集傳楊氏龜山先生也。不答解見下篇。

○日居月諸首章

卿嬖云。全詩皆是嘆在公之無常。而冀其一悟也。每章以茅四句為主。最重一箇定字。○又云。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說約云。古處專以夫婦之倫言。疑問云。以古道自處。又欲古道處其夫。真賢哉婦也。○一說。卿嬖云。胡能有定。亦是望其將來有定。古義云。言何時能有定乎。○疑問云。不我顧。本不古處來。○卿嬖云。顧是顧形之顧。寧不我顧。我字。寧不字。俱可味。見人皆蒙其顧。而我獨不蒙其顧耶。

日居月諸二章三章

卿嬖云。是冒言其覆冒之廣。宜有以察天下之情也。相好根

上顧字說能顧則琴瑟必諧而相好也。○疑問云不我報本不相好來。張氏曰報者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古義卿嬖云不我報者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疑問云德音無良承出自東方來一說卿嬖云出自東方只是久照意。○按據集傳必字亦字看之恐如前說下二句承上言其不誠信末二句亦兼德音無良說去。○卿嬖云俾也可忘即不我顧不我報意。

日居月諸卒章

徐光啓曰畜我不終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恨我一生真惡人語也。古義○不述解從傳箋卿嬖云

不述只是不循義理之說非有時報我而不順義理也。

○終風且暴首章

卿嬖云各比下不宜以正意入講須體不忍存言意氣。○又云終日風而且暴總是喻其在蕩暴疾非以終風喻在蕩且暴喻暴疾也。○古義云譎浪笑敖承上笑字而言。○不過是戲譎放浪以笑為敖而已。卿嬖云但雖假意又不好認真只得自家默之感傷非不敢怨不敢言之謂又云悼字思顧字有望之意。

終風且霾二章

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從上而下也。亦帖云蒙霧閉塞不開之

意○古義云莫往莫來言我不往則彼亦不來也莊姜無自
往之理則莊公終不來矣卿嬖云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所
以懷思無了日也

終風且曠三章

卿嬖云陰而風曰曠則又甚言之也暫開復蔽開者暫而蔽
者常則陰曠如故矣○疑問云二言字是助語辭徐錯曰腦
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注說文大金云軌病寒鼻塞也卿嬖云
寤言二句串說言寢則憂而不寐思之以至于感傷氣閉而
成嚏說約云風霧所襲又是一頃意不重也

曠其陰卒章

卿嬖云驟雨迅雷其上可待曠是積陰之象也○是舒緩
之聲殊未有開霽之期記又云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
能釋猶云每一念至懷思不能已也根上狂惑不已來○劉
安成曰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讀之尤可備
見

擊鼓其鏜首章

古義云此章追述始行之詞卿嬖云首二句側下鼓以進兵
然非是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如此舊說鄭箋云用兵謂
治兵時序云擊鼓怨州吁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曹鞅曰鏜
然擊鼓踊躍用兵相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師動衆非

出于不得已也。國人怨之，正以其誦羅爾。○明一統志云：廢白馬縣，在今大名府滑縣治南，本衛之漕邑。○古義云：南行者，從軍南行伐鄭，在衛之南也。○卿孃云：全詩以我獨南行為主，惟有憂心，則無鬪志；既無鬪志，則動私情意，自縣貫。○又云：土國城漕，非獨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見無一人之不從意。○大金云：鋒兵端也，鏑矢鋒也。亦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之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朱註所云：特解詩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從孫子仲二章

毛傳云：孫子仲，公孫之仲也。卿孃云：衛世卿也。○鄭箋引在傳云：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宋殤公致位於兄子馮公，而使其子馮避之。鄭人欲納之。欲為君。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隱公二年，鄭又伐衛，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侯雖篡立，既列使告桓公時也。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子馮將為宋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人陳侯蔡侯衛人伐鄭是也。古義云：是時陳尚未從宋，故先合二國之好，而後進兵也。○卿孃云：此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此始露出伐鄭意，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不有忡乎。古義云：既言憂，又言忡者。

憂主前日言忡主今日言其憂之繼至而無已也。○一說古義云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愚謂此當是再伐鄭時軍中寓書與家人訣別之辭以二章不我以歸三章爰居爰處之語知之又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

爰居爰處三章

卿嬖云此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鬪志也二爰字有聊且之意居如宿食屯任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皆任情所適非行伍中常居所之所矣。

死生契濶四章

一說疑濶云契合也濶離也下章一濶字正應上濶字下一活字正應上生字古義云契說文云大約也合以為信故其義為合也濶說文云疏也猶言離也。○卿嬖云此追叙其家室之樂承上無鬪志言勿以死生平說蓋自生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矣古義云死生契濶此是約誓渾成語子謂其家人又相與執手而期以俱老蓋欲其有合無離而自首同歸也此又成說時繾綣祝願之意。

于嗟濶兮本章

卿嬖云上章是述其言此其歎其不得遂而怨之也大約後

二章總是離次時深思過慮恐罹死己之苦也

○凱風自南首章

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爾雅○

說文云棘訓墓按刺小棘叢生詩話云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

叢生歲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者為白棘實酸者為

臙棘亦名酸棗訓沙涅文苑圖經本草云酸棗似棗木而皮細其

木心赤色莖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

小味酸埤雅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

棘○古義云劬勤勞劇也其勞頻數謂之劬勞○不能安其

室毛傳文鄭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卿嬖云凱風吹棘

心於少好之時猶慈母畜眾子于童稚之日也但言劬勞便

見子當孝養故曰起自責之端

凱風自南二章

卿嬖云此下三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實通詩

我無令人為主劉長樂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

母亦不舍之而去也○一說說約云凱風自南何等長艱之

功而吹彼棘薪以興母氏聖聖而我七子之中乃無令人本

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尚多一層欲按復以字承上傳起自

責之端而言非多一層也

爰有寒泉三章

爰有寒泉三章

通典云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注浚城側有寒泉岡。黃按今隸山東。昌府陳永嘉曰寒泉在浚邑。人賴之以生養。○卿嬖云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也。七人句宜玩。見有許多子。猶使母氏不得優遊于暮年也。此勞苦與上勸勞異。○睨晚黃鳥卒章。

古義云載之則蓋音近也。○又云七子怨艾之深全在一莫字。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不獨引為己非亦寬為母地矣。

○雄雉于飛首章

卿嬖云此以物性之身如與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興也。○古義云阻險難也。指軍旅之事而言。此行役者必當時在朝同與謀議以啓兵端。故其妻咎之曰自詒也。○雄雉于飛二章。

詩緝云下上其音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說約云亦是感君子不能自得如雉也。反照處俱埋伏在內。○卿嬖云展矣君子連下者猶云誠哉此人之勞我心也。○瞻彼日月三章。

亦帖云見日月之往來而念君子之從役不知其幾更日月矣。能無思乎。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

時未年

百爾君子卒章

通解云君子泛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厚處也○古義云德在內主于心行在外主于行疑問云不枝不求正是德行陳止齋曰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枝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于枝故枝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生於枉己古義云刺當時之不然也○亦帖云念其久從而不得歸但得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最處沿情之作至此可謂說盡哀曲矣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

○匏有苦葉首章

匏

訓奈利

解

後傳義云匏者苦匏也

出語

陸佃云長而

瘦小曰瓠

今云由夫伽甫

大腹曰匏

俗云句別

傳曰匏謂之瓠過矣蓋

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卿嬖云溪則厲深字不蒙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處○揭厲解爾雅釋水文孫炎曰揭者褰衣也衣涉濡禪也解以卿嬖云二則字甚活便有度量意

有瀰濟盈二章

鷹解從說文趙憲先曰唯者鷹聲也雄唱雌和故从唯○飛曰雌雄二句爾雅文○卿嬖云此即物理之失常喻人道之失常也首二句引起下二句語不是比至濟盈句言縱欲犯

禮而今以為不祀。雉鳴句言求配當從類而今不以類方是此說註祀禮相求總縮大意矣。

雞鳴雁三章

取疏云。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說約云。集傳雖言納采用鴈。又言納采請期以旦。其實請期亦用鴈。問名納采同日矣。而納吉納徵亦以旦。但舉兩頭。義未全也。朱子曰。凡贄用生鴈。尤首以紅色。繒交絡之。必用一對。卿嬖云。此言古禮不可悖。正以刺今人之不然也。以禮為主。用鴈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一說禮書云。士昏禮用

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按朱子家禮。奠鴈。蓋亦以為攝大夫之贄。而又兼取鄭氏儀禮注。順陰陽往來之說。蓋攝盛。其是正意也。用一對者。亦所謂二生也。○鄭箋云。歸妻。往之來。歸於己。求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卿嬖云。冰之未泮。尚未是歸妻時。而預先行納采請期。常禮。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

招：舟子。卒章

卿嬖云。此即渡者必從其類。以配者必待其耦也。必重末句。方得刺是人之不狀意。須字最有味。宜玩。○一說疑問云。此一章原說到涉渡處。是文章之妙法。○亦帖云。通詩皆微詞。

隱諷而未嘗明指其失。三章特存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男女之事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

○習：谷風首章

釋文云：黽勉猶勉也。詩緝云：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曰黽。○葍，蔓菁也。訓亞恩奈俗云加父刺奈。○爾雅云：菲，芴也。又云：菲，蔥菜。郭注云：菲草生下濕地，似燕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疏云：菲似菹。即今蘿蔔。莖鹿葉厚而長有毛。三月蒸煮為茹，滑美可為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按疑是今春蘿蔔之類。○卿嬖云：首章只論夫婦之常道，以見

今日之不然也。此四句言室家之當和其所以不和者，以顏色之衰故也。故下以采葍菲比之德音。泛說即下章勤勞治家之意。莫違是前後不相背意。同死言偕死也。此二句見得以顏色之衰而棄德音，非夫婦之道也。○采葍四句從鄭箋一說。古義云：按此即取節之意。坊記子云：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葍采菲，無下體。孔穎達云：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于人，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義。與此同。德音，程子云：好音也。指其夫言，若使爾存取節之意，而德音之加于我者，無相離背之意，則亦可以及爾同死而有終矣。按爾者，汎指夫之詞。

行道遲之二章

孔疏云：畿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乃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自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欽按：茶解從毛傳，而蓼屬者，朱子所加也。所謂苦菜者，對薺之為甘菜言，非以為菜名。然詩緝以此詩及采芣縣篇茶為爾雅茶苦菜。訓禮甫以良耜之茶為爾雅所謂茶葉，世本古義則以爾毒知雅蔭虎杖。訓伊太為一詳采芣及良耜。○卿嬖云：上四句言己厚而夫獨薄，下四句言己苦而夫獨樂，然甘只就茶上說，若以己之情形容如許，則不似此體矣。

涇以渭濁三章

源州，百泉縣，今源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臨洮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呂東萊曰：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而河淡也。○程大昌曰：苟者以竹為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義○卿嬖云：涇字比己色之衰，渭字比新昏之美，湜字比心即上章德音意。○又云：毋逝二句是暗比以戒新婚，而必入居處行事，恐非此體也。蕪轍曰：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孔疏云：禁新婚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卿嬖云：我躬不閱二句是毋逝轉語，似于絕意中有不能絕意者，此即

引起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一說疑問云。閱視也。若曰我身在此。尚不能閱而制之。

就其淺矣。四章

方解從鄭箋一說。說文云。方併船也。○毛傳云。舟船也。孔疏云。舟者古名也。今名船。○說文云。匍。手行也。匍。伏地也。孔疏云。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極似之。故取名。○娵。娵云。上六句。興其治家之勤。下因以及其睦隣之善。皆就相夫說。孔疏云。隨水淺深。期於必渡。以興隨事之難。易期於必成。不我能慵。五章

娵。娵云。不我能慵。六句。承上治家勤勞說來。既阻我德。推本心上說。賈以不健。而以正意講。而賈只帶說。終是賦體。說文云。售。去手也。○古義云。昔。前日也。○一說。錢天錫曰。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棄絕之時。藉以祛錮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比予予毒。○欽按從張說。則顛覆是盡力不避鞭之意。我有旨蓄。卒章

項容齋曰。光。水涌也。其勇如水湧。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娵。娵云。有洗。言其無平和之氣。有潰。言其無好合之情。當兩開說。古義云。有洗有潰。正與首章不宜有怒應。○一說。詒肆。非止治家勤勞事。乃將去。故意委以分外難堪之事。令彼處此。不能而棄之也。○欽按集傳讀。既為

盡從鄭箋接禮之厚謂其使我安息之事一說鍾伯敬曰伊
余未墜激之也非怨之也○朱豐城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
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
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矣而奉以忠厚之意猶藹
然溢於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于
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狀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
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式微式微全篇

鄭箋云式發聲也○古義云故猶事也○又云羅泌路史謂
黎子姓侯爵之式所載者呂氏春秋則謂武王封帝堯後於
黎城水經注云黎陽在魏郡世謂黎城欽按即今山西潞
安府黎城縣○鄭箋云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
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郊特牲又曰
寓公○柳塘云式微為襄之甚只逼于狄而寄于衛國便是
胡不歸句講要含蓄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勸其歸也君之
故為國君圖興復之故也中露泂中是借來字眼不可作喻
說此章大全所載孔疏可取

○旄丘之葛兮首章

爾雅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也○鄭箋云伯叔
字也一說古義云尊稱衛臣之辭○呂東萊曰葛始生其節

蹙而密既長其節濶而疎。○卿嬖云。上何字有一見驚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詞。○孔疏云。此詩之作責衛宣公。

何其處也。二章

卿嬖云。處據一時而言。久則自富衛以至今言。

狐裘蒙戎。三章

自虎通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卿嬖云。上言葛。此言裘。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不說他不諒已之情。切至。而但云不共我同心。若謂三國之憂恢復之念。都不在他心上。○或說是鄭箋。

瓊兮尾兮。卒章

亮耳解從鄭箋。○卿嬖云。瓊是細而不能張大。尾是末而不能直前。言君臣失國。氣勢蕭狀。威靈不振。乃流離漂散之子也。○輔康源曰。衰如亮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疏義云。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簡兮簡兮。首章

呂東萊曰。萬舞一舞之總名。千舞者武舞之別名。箠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戚斧也。鄭箋云。伶氏世掌樂。

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鄭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嬀嬀云此詩以思美人為主上三節疊之相承說去以舞為主只發自譽之意不可說出自嘲來首章上二句言適意于所執之事下表其所事之處也且言當眾人屬目之地而肆然為此

碩人保之二章

嬀嬀云此各二句相連說不獨善舞而且善御保之非但形體碩大言其威儀襟度有過人者公庭只在前上處○一說古義云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如織組

左手執命三章

籥解毛傳其手執出鄭禮注○禮書云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說文云赭赤土也弘疏云渥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古義云爵飲器似雀所以飲器象雀者取其鳴節之足也○嬀嬀云上三句舉才貌之美下誇其賚予之榮也渥赭謂其舞時顏色充盛有足譽者錫爵工告樂畢主人獻工以勞之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燕飲食者獻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錫爵

山有榛卒章

爾雅云蒹

疏云蒹與苓字雖異音義同

大苦郭注云今甘草也

訓亞蔓延

生葉似荷青黃莖亦有節。有枝相當或云蓋似地黃古義云甘草味甘而爾雅名之大苦者反言之也。一說沈氏筆談云本草註引爾雅蓋大苦之注為甘草非矣。郭璞之注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李時珍從此說○離騷經恐美人之遲暮集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托辭而寄意於君也。一說卿嬖云不曰君而曰美人所以諱言乎暗君也。○卿嬖云此章小濕有所產與在己有所思云誰之思一句從公言錫爵落下見有公在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又云舞罷飲酣不覺自露其本懷綿邈低徊若有不可一世之意○說約云西方美人四字漢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播弄說○張竹坡曰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感世之聖明而不責襄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蒹彼泉水首章

衛州共城今衛輝府輝縣相州林慮縣今彰德府林縣並隸河南○說約云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卿嬖云蒹彼四句以泉水流衛不易其地與女心思衛不忘其慮一亦字分明謂水之不如也有許多感慨意○鄭箋云聊且略之辭卿嬖云謀字泛說此與下三章之謀皆是疑其不可歸謀以決之非謀有何策可以歸也

出宿于汭二章

聘禮記云出祖釋軹

委土為山

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

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軹為

行始孔疏云軹祭又名祖

又各道

道而出以其為托軹

既祭以車

輶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祭行道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

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疑問云始謀於諸姬少者

也須其者成人再一商量故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孔疏云姑

姊尊故云問一說名物疏云考諸經傳並無以姑為媵之文

蓋姑尊非可從嫁爾雅云同出謂先生為媵是姊得為媵矣

卿嬖云問之非對諸姑云只是自叙其欲問之意耳欽按

若謂使問宗女之尊長亦何有不可者○卿嬖云婦人內

夫家而曰遠者外之也見得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父母既

沒將以何道而歸

出宿于汭車章

欽按說文云牽車軸端鍵也毛傳云脂牽其車孔疏云古者

車不駕則脫其牽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此解自分明

蓋車不駕則去牽而脫輪將行則先塗脂于軸端貫轂處乃

設輪施牽得輪轉滑牽則不消塗脂且車牽註云牽車軸頭

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然則此註恐有說誤若車軸決不

可脫矣○還車解從孔疏一說呂記云還車猶言回轅不必

云嫁時所乘之車也。古義○欽按集傳然豈不害於義理乎豈
字猶論語豈其然乎之豈。

我思肥泉卒章

肥泉按水經注在朝歌城北古義云按水名有忠須漕皆今
滑縣地○又云永歎長歎即大息是也具車馬曰駕○卿嬖
云上既謀于人已斷狀不可歸故發此以寄慨此思字與上
靡日不忠畧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一說卿
嬖云出遊即是歸寧。

○出自北門首章

朱帖云北門是暗比况詩中暗比甚多大率屬於忌諱便宜
含蓄○窶者無財以為禮貧者無財以自給貧甚于窶故下
一旦字正祿不足代耕也艱而上貧窶○古義云無知我言
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卿嬖云終者據今而言見得前日
固窶貧今日仍窶貧則止于此而無復豐亨之望矣天字只
宜就天講以命字代之謂之何哉自安之詞也鄭箋云詩人
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二章卒章

古義云凡以事往來于王所者皆謂之王事○敦字解鄭箋
○卿嬖云各上四句是困于內外但內外是相承意分分對
適我謂事歸到我身上敦者有不復顧恤我之意埤益埤

遺俱輻輳叢聚之意盡人而求曰文每事而責曰徧謫者譏其貧不能養權則摧折拂亂其所為矣

○北風其涼首章二章

邪爾雅作徐○謝豐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而密不止於雩喻禍害愈急也○卿嬖云借風雪以言其愁慘之甚就紀綱廢弛國勢凌夷上見之此時尚未至危亂而先有此氣象矣若是危亂已至則不得謂之見幾而作也

莫赤匪狐卒章

程子曰同車有古駕之意古義謝豐山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

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緩風之法度也○卿嬖云北門之慶困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

○靜女其姝首章

卿嬖云靜訓雅之意以態度言乃淫奔者相稱美之詞非真幽雅也○欽按俟我於城隅是道與女相期之詞○卿嬖云搔首仰望之貌踟躕行不進之貌

靜女其嬈二章

歐陽子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形是色之美者

自牧歸荑卒章

爾雅云郊外謂之牧。○柳塘云言自牧則不特相逐于城隅又相從于野矣歸美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以為貽耳上節是愛其物又愛其人此節是美其人因愛其物鉤按註其美亦美亦字承上章彤管之美說。

○新臺有泚首章二章

柳塘云新臺舊無是臺也。可見滅禮潰倫自宣公始也。首二句連看謂此臺臨于河水河水繞于臺下言水之盛益以見臺之美耳。蘓轍曰國人疾宣公而難言之故但識其臺之所存而已。○古義云燕婉謂飯也。○一說古義云太平御覽載薛君云戚施蟾蜍也。楊慎云蟾蜍形大背上多痂磊行極遲

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按詩人以况宣公老而無恥之狀說更引詩作醜龜即此物也以醜龜為戚施其音之轉乎又云季本以為籛篠龜曾之疾。俗云雪墓失○謝疊山曰籛篠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擁腫出莊子庚桑楚篇郭注云朴也。司馬注云醜貌。○鉤按不鮮不殄舊說為多醜不止之義一說古義云鮮少也殄絕也。詩意蓋曰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固不乏籛篠者哉。

魚網之設卒章

說文云大曰鴻

俗云飛失句非

小曰雁一說古義云太平御覽三

○疑問云、衛宣殺二子、再傳而為狄所滅、楚平召鞭尸之禍、
唐肅殺三子、奔西蜀、幾失天下、淫亂之報、毫髮其不爽、蓋如
此可鑒哉、

後語、軍公事、首末見在、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棄舟全篇

卿孃云、此二章、各上二句、分不日形、而日影、見他渡河時形、
影與彼花相映也、故養、狀而憂、不知其所定、不日行、而日
逝、見一去不復反、即影而不可復覩矣、此豈不至於有害乎、
故緊、以害字接之、又云、此時二子已見殺、而詩人猶不明
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真為其君諱也、

後語、史記正義云、太史公自謂也、遷為太史公官、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
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
則大相遠矣、又曰、仍當逃避、使軍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
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
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怜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
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
烝、又不格、菽、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
舜之所以為法於天下也、章句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
風才十有九、然觀錄、衣則借嫡矣、燕、則臣殺君矣、谷風、則

夫婦之道年新臺則男女之倫滅，子子棄母則父子之恩絕。
旌紅則無恤憐之義，簡字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無勸士之
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

○鄘一之四

○汎彼柏舟首章

古義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舟不可以去水，以與婦
必不可以他適也。○既夕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髻
女羈髻，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
父母幼少之心。詩傳聞云，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綏，先總角，則
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髦而總之，
為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孔疏云，士既殯而
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
闋又着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又云，共伯僖侯世子

名餘其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古義據申培說云共姜齊武公之女○古義云他他適也嬀嬀云不諒只是不信不可說壞了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是感于愛而慮其終耳而共姜自誓之意如此則母之感可解而慮可釋矣欽按換我日人者對天云

汎彼柏舟卒章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嬀嬀云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柏舟為邶鄘之首

○牆有茨全篇

茨蒺藜

訓法麻

毛傳

○呂記云

漢傳

注顏師古云構謂舍之

交構材木也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黃之言若曰閨門之言詩緝云言語也謂此一段之話也○又云惠公朔即總伋者釋文云顧宣公庶子昭伯名也嬀嬀云昭伯宣公之庶長子伋之兄也以下淫上曰蒸○又云各章俱四句分上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也首章牆茨芒刺不可掃閨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之心也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汚口意

○君子偕老首章

昔義云九婦人稱夫為君子偕俱也○副解從毛傳一說周

禮追師為副編次鄭注云副之言履所以履首為之飾其遺
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者編列他髮為之其
遺象若今假紒服之以告桑也攻者鬻他髮而次第其長短
與正髮相合為紒服之以見王也名物疏云副鄭氏之說雖
未必信然要非編次髮為之若編髮則是編矣○笄解從毛
傳其垂于副以下用追師鄭注孔疏云衡笄以玉為之亦出
羅廬陵申統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續縛之而
屬於統縣之兩耳又孔疏云充耳以統縣瑱當耳也鉞按垂
于副之兩旁者即統也當耳者即瑱也下猶曰末也○毛傳
云瑠笄飾之最盛者鄭箋云瑠音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

今步搖上飾鉞按瑠傳以為瑠音加也鄭箋以為副上飾朱子蓋
從傳也瑠音加也瑠必以六亦見其盛○又云委二句乃借
老之德發為容者○鄭箋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
象服則辨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一說瑠音加也
云服以彰德故曰象服即下翟衣展衣也副笄亦在其中○
又云上五句泛言服之所以盛其所以稱不淑承無德容
來須渾說勿露失身意如之何非問詞乃明言以責之

玼兮玼兮二章

古義云上章言子指軍美此言其者承上文也○周禮內同
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注云褕當

作翬，揄，共，搖，同，狄，共，翟，同，皆，雉，名，伊，雒，南，雉，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江，淮，南，雉，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禕，衣，畫，翬，揄，
翟，畫，搖，闕，則，刻，繪，為，翟，形，而，不，畫，禕，衣，玄，揄，翟，青，闕，翟，赤，展，
衣，白，鞠，衣，黃，緣，衣，黑，孔，疏，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
后，同，鉞按，本，疏，云，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為，飾，而，集，傳，從，之，陳，氏，禮，書，亦，疑，闕，翟，刻，而，不，畫，之，
說，○，婦，嬖云，不，屑，髡，也，是，薄，之，不，用，非，以，此，為，不，潔，也，○，古
義，云，弁，師，識，云，諸，侯，玉，瑱，夫，人，與，君，同，也，說，約，云，天，子，諸，侯，
之，瑱，玄，紉，黃，紘，則，衛，夫，人，瑱，可，知，○，掃解，從，毛，傳，古義，云，象，
象，齒，也，掃，所以，摘，髮，因，以，為，飾，義云，以，象，骨，搔，首，若，今，鹿

兒，緝一，云，整，髮，釵，也，未，詳，孰，是，玉鎮，禮，服，所，有，象，掃，禮，服，亦，
無，今，並，用，之，亦，非，禮，也，○，婦，嬖云，胡，然，二，句，本，上，容，服，來，就，
人，所，罕，見，上，說，一，說，古義，云，揚，飛，舉，也，哲，明，也，形，其，軒，昂，開，
爽，之，狀，想，其，瞻，瞻，舉，止，風，流，照，映，正，與，如，山，如，河，之，象，相，及，

瑳兮瑳兮卒章

毛，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殼，為，衣，說文，鄭，箋，云，展，衣，字，誤，禮，
記，作，禮，衣，玉一，說，古義，云，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如，從，鄭，司，
農，以，展，衣，為，白，則，瑳，兮，即，象，展，衣，之，色，矣，婦，嬖云，上，章，翟，是，
祭，服，也，此，章，展，是，禮，服，亦，象，服，中，所，有，也，○，鄭，箋，云，展，衣，夏，
則，裏，衣，縹，絺，一，說，古義，云，蒙，彼，縹，絺，乃，展，衣，上，加，縹，絺，蒙，之，

即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沙，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綳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縞蒙于外。○古義云：紕，系也。祥說云：衣無色也。一云：近身衣也。故其字从衣从半，即所謂褻衣也。按集傳或說，蓋亦如此。以紕一字為束縛意也。○顏解從毛傳一說。古義云：顏說云：眉門之間也。楊旦之顏者，言其飛拳之象，見於眉目之間也。○柳嫫云：展如二句串說，媛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斟酌。又云：雖天帝之詞疑，邦媛之詞隱，若初不覺其為刺者，而不淑之旨自凜然言外。古義引歐陽子云：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借老是也。鄭樵云：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必將觀其意可矣。

○采桑唐矣全篇

桑中

唐解從毛傳出爾雅本無采字免絲訓淫奈失加圖刺○孔疏云：酒

誥注妹邦紂所都朝歌即沫也。○爾雅翼云：唐則采藥麥則

桑穀對則采菜多為名以來遠幽。○一說古義云：此詩人代

為之詞，故連言我字。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于廡陰，而明日

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春秋定以穀梁作定式

○古義引補傳云：廟本庸姓之國通說引詩故同○季本曰：歷數三

人而見風之淫奔，彼此不以為醜也。古義

後語：樂記鄭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

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廷作靡之樂，已而自沈濮水，後師消

過焉夜間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事出古義云桑間濮上之音云云序偶其語桑間乃紉樂非桑中明甚欽按朱子疑亦謂其遺音之云耳猶漢廣引大堤曲

○鷓之奔全篇

鷓亦作鷓訓加耶又作鷓一名駕訓奴加毒利李時珍曰鷓形與

鷓相似小俱黑色但無斑為鷓○奔彊解鄭箋一說

雅之奔聞也彊剛也補傳云鷓奔然喜劇者惡亂其

匹而鬪也鷓能不淫其匹故以剛言古義○卿嬖云無良且渾

指滅絕天理說然上章要切上蒸不忘意下章要切下淫不

顧意○兄君解從毛傳一說解一章曰我以為兄女

兄也二章曰我以為君之女君也兄者婦刺宣姜之詞曰

君者妾刺宣姜之詞古義云人指宣姜

後語范氏名祖禹字淳夫宋華陽人

○定之方中首章

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

室中為正劉安成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

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

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此蓋成周以後之制

歲久而差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古義云按郡

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通典五代屬澶州今為

開州。欽按開州隸北京大名府。○周禮匠人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共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禮書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置槩以縣眠以景則中植一槩而縣繩焉眠其出入之景可以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為未也又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共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輔廣源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一說名物疏云宮者迴繞之美疑問云作宮是定其規模作室是測方南之宜○一說爾雅翼云榛

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椰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至女贄則宜西者皆可用○毛傳云椅梓屬圖經本草云陸璣謂梓實桐皮為梓亦引即今梧桐李時珍曰陸璣以椅為梧桐誤又曰梓之美文者為梓即斤子所謂荆有長松文椅者也○欽按集傳訓桐為梧桐蓋以總名言之非專指青梧訓亞恩凡琴瑟之材莫良於白桐白花桐也梧即櫬也可以為棺少為樂器者故以知之○爾雅翼云陸璣詩疏以樹之白理生子者為梓訓亞齊民要術又以白色有角者為梓即角楸也俗云幾又名子楸莢細如箸近天冬後葉落而角猶在樹總然通志云梓與楸訓飛自異生子不生角說文

注云今人賦理者為梓，麇白者為楸。李時珍曰：木理白者為梓，赤者為楸。之小者為榎。又曰：榎雅云梓為百木長，故呼為木王。蓋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為篇。禮以梓人名，匪朝廷以梓官名棺也。按曰：榘曰楸，曰榎，並梓屬也。皆可。以器物棺材，今單呼為楸者，角楸也。○卿嬖云：此詩作于文公季年，而首章追叙其營建，因營建以種植，而計及禮樂，即期富庶，卜興文物之心，何等誠篤，何等深遠，非待末章始見秉心之善，即首即已包完了。但俟下二章發明之耳。

升彼虛矣二章

既景迺岡，大雅公劉篇。○集傳或說出水經注及寰宇記。

頌殷武陟，彼景山。○卿嬖云：次章又本其始遷之慎，以及終事之減。○說通云：望楚堂審一國之形勢，景山京定一國之方面。按先望本城與附邑相依之地勢好否，次以大山高丘為標識，因測日景以正界域之向背也。○卿嬖云：降字本升字來。劉安成曰：衛詩多言桑，蓋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竟列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古義引晁錯云：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狀後營邑之城。此蓋古之遺法。○一說：孔疏云：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卿嬖云：終字對始字，蓋終營之終也。若末章

所謂終則對此章而言。又是後來事。允減還當接開說。言其得地之美。真可建國以復舊輯和。人民充顯國家也。舊說王臨川曰。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靈雨既零卒章

王臨川曰。上章既言城市室宮。於是言其政事。○鄭箋云。靈善也。雨止星見。夙早也。一說古義云。零說文云。餘雨也。蓋雨將闌之時。○說約云。靈雨既零。命彼信人。二句宜讀斷。命之詞已藏在內。星言夙駕。說桑田別起。是叙事之詞。桑田平說。是兩項孔疏云。說於桑田之野。○說約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八字作一氣。而又喚下。○一說古義云。人即指農

桑之人。周禮。甸人職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騊。六尺以上為馬。只此三種。今單稱騊者。舉中言之云。騊牝者。兼言騊馬牝馬也。按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一。所謂特者。牡馬也。革車不○鄭媛云。舉馬以驗其立心之善。非言效也。謝疊山曰。秉心也。實故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

後語。春秋傳見在。成二年及僖二年。孔疏云。廬舍也。言國都滅亡。且舍於此也。劉安成曰。衛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公始城楚丘。○杜注云。大布。鹿布也。大帛。厚繒也。蓋用諸

侯梁閣服，欽按集傳引之，似為儉苦自勵之事。

○ 蝦蟇在東首章

說文云：虹，狀似蟲，从虫，工聲。埤雅云：先儒以為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亦書精蘊云：虹，溼氣也。雨勢且歇，間雲在天，而氣淫洩未止也。陽猶薄蒸，陰倏然以合，目光穿漏，斜映而成章。雨氣若絕矣。○ 蝦蟇云：莫敢指，非畏之賤之也。埤雅云：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注人不可道。蝦蟇云：不道者，不足齒也。○ 又云：女子有行，不得直遂，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禮，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朝濟于西二章

孔疏云：濟，虹濟也。繇升氣所為，故號虹。為濟，欽按每試虹生，必自西下升，而合于中，消則反之。○ 蝦蟇云：此章惡之詞，以淫匿之氣，害陰陽之和，此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昏之宜也。○ 一說，亦書精蘊云：虹非能絕雨氣，既漏泄，勢不復薰蒸也。

乃如之人也卒章

禮記疏云：婿曰昏，妻曰姻，婿以昏時而來，女則因之而去也。○ 蝦蟇云：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亂，此是天理之正處。守己之貞信，即天理之無私，非二物也。

須要真知心理洞然徹暢今日不知所以理微欲勝惟婚姻之懷耳其上同一氣貫下來不是推原口氣

○相鼠有皮全篇

鄉黨云通詩只是反覆譏刺甚言人不如物之意以有無二字相應為興○鄭箋云儀威儀也止容止欽按容止猶容止也鄉黨云禮則舉其全體而言之○古義云上人而無儀是洵言人不可以無儀○疑問云無儀無止無禮均罪其宜死可見禮者人之生理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子：千旄全篇

爾雅郭注云旄牛髀膝尾皆有長毛鄉黨云鳥隼為旟以其注旄千千首謂之千旄以其折夏翟之羽以為綏謂之千旄其案皆旗也載夫車之旄素絲以繫之雖繫旄綏載夫旄之車四馬以駕之上之字皆指千旄言曰郊曰都曰城雖是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慮意五與六蓋亦侈其威之詞非漸增其數也妹子以蘊藉言界予咎無大異此二句乃國人相擬議之詞特不知其所昇者不能以尋常之見測之也要在何以上認出他誇美贊歎矜詡不盡之意○曲禮疏云車有一轅四馬中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名駟馬○周

禮同常鳥準為旗。又云：州里建旗。注云：鳥準，取擊捷。州里，州長里宰也。欽據孔疏考之，王國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諸侯之制長已足士也。蓋御大夫亦有建旗之時。此注雖從鄭箋，只是解旗耳。凡旗，旂、緌、竿、旗、體也。衆旂橫著，緌、末也。考工記云：鳥旗七旂。說約云：緌，旂體，而旂下屬，緌必在上，旂必在下。此然。此注似有誤錯。緌與旂本相縱橫，然載旗于車，則斜出車後，而緌旂垂其下，故以上下言。○下邑曰都。欽按下邑是國君管下之邑，而非大夫之私邑也。說見論語考。○同常云：析羽為旌。徐鍇曰：分析鳥羽為之。其竿頭則綴以旄牛尾也。

後語：劉安成曰：徵往車而興善，合於是。淫亂者，蝦蟇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有干旄之詩。○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語。出告下

○載馳載馳首章

孔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山有樞意○吊失國曰唁。穀梁文說文云：唁，吊生也。柳媛云：載馳載馳，言其急也。然驅而悠之，欲急反緩，殆難為情者。大夫跋涉，見他来的急遽之狀，此二句乃夫人逆意以愛之也。亦見得夫人已自知其義不可歸之意。○輔廣源曰：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于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

追而止之耳。

既不我嘉二章

卿嬖云此兩平者不遠者此心依止繫若忘之則遠也不
悶古義云徒使我終日思之不自禁閉也

陟彼阿丘三章

阿丘解爾雅文卿嬖云登高未巖承上不遠不悶來語雖兩
設意實一串善懷上憂思鬱結言大抵遇一難而百挫集遭
一變而百慮生此女子之常故桑言之而已之歸唁亦在其
中矣一說呂記云言女子雖多懷思狀今之所以迫切者亦
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卿嬖
云穉言其少不經歷無有識見在則執拗不近人情然不可
實說他不是只形容不知己之情之切耳

我行其野卒章

卿嬖云芄亦見荒涼蕪蕪之景象古義云秋入衛在去歲
之冬今行曠野而見麥已芄然感乃入夏之時已四閱月
矣尚未聞隣邦救恤故欲求援引于大邦卿嬖云因以人言
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于大邦者極自地言即所至之大
邦此句文平而意串此自哀思之切籌畫如此非必真可為
也○因魏莊子事見左傳襄四年○木帖云衆穉且狂是恨
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平也○詩緝云錢氏曰之適也

卿孀云百爾所思如移文命于他邦通吊問于宗國不如所
之夫人明知義不可往計出無聊之詞也朱豐城曰始之欲
往發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于禮義也

後語春秋傳係在傳閔公二年○朱子曰載馳詩愆有首
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
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
變顧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
穆夫人亦賢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
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繫氣類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198